

※書目文獻※

沈津著《翁方綱年譜》暨輯 《翁方綱題跋手札集錄》補遺

吳銘能*

學者名流手札以及未刊稿本、鈔本，於學術研究至關重要，然以其流傳不廣，且研究者多無緣一睹，有心者致力於此，識者自能從中汲取精華，以為研究之資，此無待筆者饒舌多語也。

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善本書室主任沈津先生著《翁方綱年譜》（簡稱《年譜》）暨輯《翁方綱題跋手札集錄》（簡稱《集錄》）二書，乃其一生治學成績總體表現¹，其積累光陰達四十年，可謂蘊蓄涵泳，字字得來不易，實是近年罕見之佳作。學者案頭備此，隨時翻檢涉獵，其於有清一代乾嘉學術，當可登堂入室也。

譬諸人身，《集錄》乃血肉，《年譜》為骨架，夫骨架立，充之以血肉，則一人之精神風貌活顯，故不妨以《年譜》為啟局鑰匙，進入《集錄》堂奧，復參酌《復初齋文集》等²，如此，於翁氏整體學術風貌，大略可掌握，此作者絕大貢獻也。

* 吳銘能，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。

¹ 《翁方綱年譜》由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於2002年8月出版，552面，列為「中國文哲專刊24」，《翁方綱題跋手札集錄》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於2002年4月出版，614面，筆者對此二書的價值曾撰文介紹，詳見〈沈津著《翁方綱年譜》〉書評，《漢學研究》第21卷第1期（2003年6月），頁461-467；〈銖積寸累 蔚為大觀——沈津輯《翁方綱題跋手札集錄》書後〉，《書目季刊》第37卷第1期（2003年6月），頁69-91。

² 臺北國家圖書館珍藏《復初齋文稿》20卷、《詩稿》67卷、《筆記稿》15卷、《劄記稿》不分卷，均由臺北文海出版社於1974年影印出版，澳門何東圖書館收藏翁方綱纂《四庫提要》稿，經顧廷龍、周子美兩位專家鑑定為真本無疑，由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於2000年10月以線裝2函18冊出版（標點排印本係由復旦大學古籍部吳格等人整理，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5年10月出版），再配合沈津《年譜》與《集錄》二書，翁方綱整體學術從此有全面而完整研究的始點。

予讀《集錄》文字，每為翁氏空靈清新小品，忻慕傾倒，低迴吟詠，久久不能已，豈至情至性，古今同慨耶？繼而又恨《年譜》以絕大力氣為題跋文字考訂時序，徒空遺篇名，竟未克示以《集錄》頁次，如此一籌之失，惜哉！於是不殫煩瑣，為《年譜》題跋篇名標注《集錄》頁次，積以二旬之力，得《年譜》失載約六十條有餘，又鈔讀傅斯年圖書館作者未及經眼拓本與臺灣師大珍藏翁方綱稿本《杜詩附記》等，可以補充《集錄》者計三十篇。今仿作者原書體例，作此文字，以為補遺云。予從事於斯，蒐錄僅區區數十筆，已覺費力疲神，人仰馬翻，較之作者四十年如一日，得一千餘筆，非有超強毅力，實難以為功，是又知其真不易也。

一、《翁方綱年譜》補遺

乾隆十八年癸酉 (1753) 二十一歲

十一月，岳父韓公出示〈董臨顏書裴將軍詩〉大行書卷贈先生。（〈跋西都賦卷〉，影 13/3538）³

乾隆二十二年丁丑 (1757) 二十五歲

在蠡縣，借彭生家小楷〈洛神賦〉直幅，是文徵明八十後所書，課徒茆舍，南窗下日日臨此。先生習小楷，自此始也。（〈跋文衡山書畫卷〉，影 14/4135）⁴

乾隆三十六年辛卯 (1771) 三十九歲

仲春，先生篆題「拜石」榜書。（傅斯年圖書館藏拓本）

七月五日，先生楷體書唐人退之撰〈白鸚鵡賦〉釋文附勒于石。（傅斯年圖書館藏拓本）

乾隆三十七年壬辰 (1772) 四十歲

夏，先生得明代吳寬手跡一幅，與友人言瓜涇請歸事，適買得明代徐源《瓜涇

³ 轉引自《集錄》，頁 356。

⁴ 同前註，頁 416。《年譜》這一年空白不書，翁方綱晚年猶能書蠅頭小楷，似可在本條資料找到淵源。

集》舊本。（〈跋渠陽詩注卷〉，《文集》18/5）⁵

乾隆三十九年甲午 (1774) 四十二歲

十月二十二日，分書校辦宋代郭雍《傳家易說》十一卷凡八冊，至十一月初二日辦訖，交四庫館。（《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》4/240）

十一月朔，撰宋代郭雍《傳家易說》提要。（《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》4/240）

乾隆四十一年丙申 (1776) 四十四歲

八月，序明代紀坤《花王閣賸稿》。（傅斯年圖書館藏嘉慶己未閱微草堂藏板刻本）

乾隆四十三年戊戌 (1778) 四十六歲

九月，作桂馥編《續三十五舉》序。（傅斯年圖書館藏鈔本）

十二月十三日，跋侯官林道山所贈玉枕〈蘭亭〉原石本於寶蘇室。（《楷帖四十種》）⁶

乾隆四十四年己亥 (1779) 四十七歲

九月十三日，跋〈唐故滎陽鄭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志銘〉。（《綠督廬日記鈔》五戊子／32）⁷

乾隆四十六年辛丑 (1781) 四十九歲

三月十二日，又跋宋拓〈夏承碑〉⁸。

四月望日，序梁溪安我素《天全堂集》。（傅斯年圖書館藏乾隆四十六年吉安刻本）

長至日，跋唐孟泰《雜蚓詩初集》。（影 4/1127）⁹

⁵ 同前註，頁 31。

⁶ 同前註，頁 224。

⁷ 同前註，頁 161。

⁸ 同前註，頁 66。

⁹ 同前註，頁 34。按：由跋文內容觀之，「長至日」應是冬季，作者將此條排入夏季，非也。

乾隆四十七年壬寅(1782)五十歲

中秋日，跋宋葆淳古瓦〈延年益壽〉文。（《文集》19/7）¹⁰

臘八日，跋《大觀帖》第六卷。（抄自珂羅版《大觀帖》，第6卷）¹¹

乾隆四十八年癸卯(1783)五十一歲

二月十九日，先生臨趙松雪書佛經，自言身體狀況與臨趙書體會云：「余患左身麻木不仁之症，足不出戶¹²，除考證金石之外，從事于佛教，適案頭藏趙子昂書佛經冊，心能轉腕，手能轉筆，書字便如人意，古人工書無他異，但能用筆耳。了無俗氣，平原塵土中，但開此書，如臨深登高，脫去羈俗，魚鳥皆得人意妙處。乾隆癸卯二月十九日，書於白門清涼禪寺，蘇齋翁方綱書。」（臺北謝鴻軒先生家藏）

十一月三日，跋〈澄清堂殘帖〉。（《文集》28/6）¹³

十一月九日，與張石公、江秋史、宋芝山同賞《澄心堂帖》，先生有跋於後。（抄自珂羅版《大觀帖》，第6卷）¹⁴

乾隆四十九年甲辰(1784)五十二歲

閏三月六日，跋〈隋常醜奴墓志〉。（上海圖書館藏善本）¹⁵

仲春下澣五日，跋蘇東坡書〈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〉。（《文集》29/2）¹⁶

七月十七日，影寫秦會稽篆銘二百八十八字摹本。（上海圖書館藏翁方綱墨跡）¹⁷

¹⁰ 同前註，頁469。

¹¹ 同前註，頁200。

¹² 按：原件作「余患左身麻木不仁之症，足不出足」，頗疑後一「足」字為「戶」之誤，今據文意改之。

¹³ 同前註，頁211。

¹⁴ 同前註，頁203。

¹⁵ 同前註，頁98。

¹⁶ 同前註，頁205。

¹⁷ 同前註，頁50。

乾隆五十一年丙午 (1786) 五十四歲

八月十六日，漢尉氏令鄭季宣碑正面向壁，其下久埋土中，先生欲顯全文，屬衛河通判黃易升碑向外，乃與知濟寧直隸州事劉永、銓州判王所禮成其事，碑字復全露。（傅斯年圖書館藏拓本）

乾隆五十二年丁未 (1787) 五十五歲

九月，為雒君文學校勘《班馬字類》，有跋。（《文集》16/11）¹⁸

乾隆五十三年戊申 (1788) 五十六歲

中秋後二日，跋趙孟頫書〈天冠山詩〉。（抄自珂羅版《大觀帖》，第6卷）¹⁹

乾隆五十五年庚戌 (1790) 五十八歲

正月十二日，跋〈皇甫府君碑〉。（上海圖書館藏宋拓本）²⁰

三月十七日，觀濟寧學宮諸碑并曹仲經、張力臣手題，與黃易、鐵橋考論金石，賦詩而去。（傅斯年圖書館藏拓本）

乾隆五十六年辛亥 (1791) 五十九歲

正月，跋游丞相藏本〈蘭亭〉。（《文集》9/2404）²¹

十二月二十九日，先生奏懇准翁樹培趕赴盛京重閱文溯閣《四庫全書》摺。（《纂修四庫全書檔案》下／2287）

乾隆五十七年壬子 (1792) 六十歲

三月三日，按試過濟寧，與黃易摩挲〈鄭季宣碑〉，有跋。（傅斯年圖書館藏拓本）

¹⁸ 同前註，頁15。

¹⁹ 同前註，頁208。

²⁰ 同前註，頁130。

²¹ 同前註，頁242。

五月，為王士祿、王士禎編《濤音集》作序。（傅斯年圖書館藏刻本）

十月望日，書〈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〉。（傅斯年圖書館藏拓本）

仲冬，跋〈元遺山七姬權曆志拓本〉。（《復初齋文集補編》）²²

乾隆五十八年癸丑(1793) 六十一歲

六月，跋〈陳文勤山東題句〉。（《文集》10/2746）²³

乾隆五十九年甲寅(1794) 六十二歲

正月十九日，跋祝枝山〈成趣圖記〉。（影 10/2829、2740）²⁴

九月二十四日，跋〈元郭天賜日記〉。（上海圖書館藏《郭天賜日記》手稿本）²⁵

乾隆六十年乙卯(1795) 六十三歲

初夏，跋侯官林道山〈長生未央瓦原本詩冊〉。（影 13/3515）²⁶

五月朔，跋伊秉綬藏《諸城劉文正公手牘卷》。（影 13/3513）²⁷

嘉慶元年丙辰(1796) 六十四歲

冬十一月，跋〈林青圃通政評文手跡〉。（影 12/3260）²⁸

十一月，跋〈聖教序〉。（影 12/3260）²⁹

嘉慶二年丁巳(1797) 六十五歲

冬，跋〈雲麾將軍李秀碑〉。（辛仿蘇藏本，從珂羅版中錄出）³⁰

²² 同前註，頁 295。

²³ 同前註，頁 379。

²⁴ 同前註，頁 341。

²⁵ 同前註，頁 329。

²⁶ 同前註，頁 470。

²⁷ 同前註，頁 383。

²⁸ 同前註，頁 387。

²⁹ 同前註，頁 146。

³⁰ 同前註，頁 135。

嘉慶三年戊午 (1798) 六十六歲

四月二十五日，跋漢〈子游〉殘碑。（《蘇齋題跋》，卷上）³¹

九月三日，跋〈舊人手跡〉。（影 15/4320）³²

十月朔旦，與白山法式善、鄆縣郭立誠、武進胡遜訪畏吾村明代李茶陵墓，有記并題詩。（傅斯年圖書館藏拓本）

嘉慶四年己巳 (1799) 六十七歲

四月，題漢郎中鄭固碑。（蘇齋校字本，抄自石印本）³³

八月，摹宋拓殘本跋〈唐雲麾將軍李秀殘碑〉集字，撰作〈重建古墨齋記〉。（傅斯年圖書館藏拓本）

嘉慶六年辛酉 (1801) 六十九歲

二月，跋蘇軾宋本真像。（此為石刻，在蘇州祠內）³⁴

二月二十二日，借吳門陸松下清齋所藏宋代王厚之（順伯）《鐘鼎款識》，摹挈二旬之久，有跋。（《金石叢刊》初編，頁 308）

二月二十四日，再跋《鐘鼎款識》。（《金石叢刊》初編，頁 307）

十二月二十九日，跋《嘯堂集古錄》。（影 14/3829）³⁵

嘉慶七年壬戌 (1802) 七十歲

十月十九日，作〈有鄰研齋〉詩三首於塔影軒西室之南窗下。（2002 年美術《拍賣年鑑》圖版）

嘉慶九年甲子 (1804) 七十二歲

除夕，跋伊秉綬藏本〈董文敏書冊〉。（影 14/4021）³⁶

³¹ 同前註，頁 87。

³² 同前註，頁 394。

³³ 同前註，頁 59。

³⁴ 同前註，頁 445。

³⁵ 同前註，頁 19。

³⁶ 同前註，頁 359。

嘉慶十年乙丑(1805)七十三歲

三月望後三日，先生見宋游丞相所摹〈蘭亭〉石本，有跋。（上海圖書館藏 18/A345 拓本）³⁷

端午日，跋〈郎官石柱記〉。（《集外文》刻本，第3卷，頁156）³⁸

十月，跋《大觀帖》第六卷。（抄自珂羅版《大觀帖》，第6卷）³⁹

嘉慶十一年丙寅(1806)七十四歲

五月望日，跋〈元遺山七姬權厝志拓本〉。（《復初齋文集補遺》）⁴⁰

五月望後二日，先生作〈甘泉山石字歌，寄芸臺中丞、墨卿郡守〉。（傅斯年圖書館藏拓本）

嘉慶十二年丁卯(1807)七十五歲

三月十二日，跋〈善才寺碑〉。（抄自有正書局珂羅版）⁴¹

嘉慶十五年庚午(1810)七十八歲

小春，跋〈福宜軒〉。（影 15/4322）⁴²

四月，跋虞集書〈劉元帥碑〉。（《文集》30/4）⁴³

嘉慶十七年壬申(1812)八十歲

九月三日，跋吳門鮑氏藏本〈化度寺碑〉。（《文集》22/10）⁴⁴

³⁷ 同前註，頁233。

³⁸ 同前註，頁139。

³⁹ 同前註，頁208。

⁴⁰ 同前註，頁295。

⁴¹ 同前註，頁133。

⁴² 同前註，頁442。

⁴³ 同前註，頁327。

⁴⁴ 同前註，頁108。

嘉慶十九年甲戌 (1814) 八十二歲

六月，題記〈唐蘇靈芝書太上玄元皇帝道德經大唐開元神武皇帝注〉。（傅斯年圖書館藏拓本）

嘉慶二十一年丙子 (1816) 八十四歲

四月十三日，撰〈西來閣下丁香樹記〉。（傅斯年圖書館藏拓本）

十月，跋〈劉熊碑〉。（《文集》20/8）⁴⁵

十月二十日，跋〈唐臨王右軍二碑〉。（《辛丑銷夏記》，卷1）⁴⁶

仲冬，跋吳榮光藏〈唐臨王右軍二碑〉。（《辛丑銷夏記》，卷1）⁴⁷

二、《翁方綱題跋手札集錄》補遺**序桂馥編《續三十五舉》**

曲阜桂未谷精研六書，嘗舉所說摹印條件如元吾子行之數⁴⁸，題曰「續志原始」也，志其始，故不復云舉也，續其舉，故引說無例也。宋王球，字子弁，王球，字夔玉，是兩人，子行誤以嘯堂為球，今逕改之，不主於糾正也。未谷論摹印諸條，尚不止於是，是舉隅之義也。其不名「續學古編」以此。乾隆戊戌九月，大興翁方綱序。

注：傅斯年圖書館藏鈔本。此序亦見《文集》石印本 2/10，題作〈桂未谷續三十五舉序〉，但疏漏「志其始，故不復云舉也」句，又乏作序年月。

《安我素先生集》序

歲己亥，余典江南省試，得無錫安生吉以《春秋》冠其鄉。比生來謁，則溫粹之氣油然而深長。一日手所校刊其先我素先生集，屬余序之卷首，則當時諫草也。

⁴⁵ 同前註，頁 81。

⁴⁶ 同前註，頁 299。

⁴⁷ 同前註。

⁴⁸ 按：桂馥原書有序云：「摹印變于唐，晦于宋，迨元吾丘衍作《三十五舉》始從漢法，元以後古印日出，衍不及見，且近世流弊亦非衍所能逆知也，因續舉之。曲阜桂馥。」

當明神宗之世，高、顧諸君子為士林標準，一時若大庾之譚、餘姚之孫，皆附載安光祿傳中，而光祿裔孫獨能表章其遺文，顯幽光而伸亮節，與史策並垂矣。余嘗得萬季埜手書先生本傳草稿，慨然想見其為人，又嘗獲藏先生之祖桂坡公所舊藏宋槧蘇詩施、顧注本，每念文字之真契，出於忠孝，非區區藻績之藝所能工也。今安生日抱遺經，研窮古人心得之秘，剖析其同異，而所以闡揚先人之撰述者，篤志不渝又如此，君子之澤必昌其子孫，理之可信者也。生又為余摹桂坡公遺像於蘇集之前，而余得敬識數言於其先人遺文之卷末，庶安氏後人之讀書感舊者，有所興起焉，則所裨豈淺哉！乾隆辛丑夏四月望日，北平翁方綱序。

注：傅斯年圖書館藏刻本。《文集》石印本 3/4B 亦收錄此文，惟缺撰作時間。

序王士禛、王士禛編《濤音集》

《濤音集》八卷，皆掖縣人詩，蓋西樵教授萊州時，阮亭省兄於學舍，相與觀海賦詩，因撰次其邑人之作也，往往有兩先生系評云。予訪此書三十年不得見，今按試於萊始見之。試竣日亦觀海于蠡勺亭，而求所謂亞祿窟室、黃門別墅者，則堙廢久矣！漁洋〈窟室畫松歌〉蓋和孫黃門作，所謂江南吳生者，賴此集以傳其姓名，而註漁洋詩者皆失之，則是集之久不著於世，可知也。集內附載漁洋詩，吳生前後凡三見，中以道子襯托耳。今所行漁洋詩，則刪去中間吳生句，雖視初本若稍雍其蕪，而於層折乃轉未了然也。黃門原唱亦有未合拍處，當時一時偶以石几刻畫，見其神致飛動耳。集中類此者，亦尚復不少，讀者第賞會其神致，而姑勿深論可也。是集之成在順治十四年丁酉，正兩先生昆季盛年馳聲藝苑之時，其後漁洋作《西樵年譜》，於《然脂》、《濤音》二集皆追敘及之，蓋已不能無陳跡之感，而況今日考新城著錄者耶？萊之人士方謀重鋟於木，欲方綱為之敘，故獨就其切於漁洋者言之。乾隆壬子夏五月，北平翁方綱。

注：傅斯年圖書館藏刻本。本文亦見《文集》石印本 3/9A，題作〈濤音集序〉，惟乏作序年月。

跋《花王閣贖稿》

昔歐陽子序梅聖俞詩，有「窮而後工」之語，予竊非之。周末〈板〉、〈蕩〉諸什不能躋諸〈清廟〉、〈生民〉，而少陵稷、契自許，豈必借彼〈羌村〉、〈巫

峽〉之寄興哉？詩之工不工，不係乎窮達明矣。今觀景城紀公之詩，而知歐陽子之言，未可盡非也。詩皆明季天、崇間作，憂時感事，多拂鬱沉痛之音，然而每有事外遠致，蓋嘗綜論有明一代之詩，其偽體毋論已，其稍有氣骨者，每變而卒不能自勝。何者？無事外之致也。明之季也，黨於朝而社於野，一二篤志古處之士，出言而不自知其過激也，公安、竟陵兆其先，雲間、西泠洩其後，其既洩而莫可遏，則有力者弗能收也。故必不得已而寧取桐城錢飲光之詩，以為能稍斂浮響云爾。木榮於春，落於秋，而飄籟之音、焜黃之色，反足以增天趣者，惟其閒寂之感人深也。予曩嘗與吾友錢籟石論《田間集》，謂北方詩人無其比，籟石因言阮旻錫《夕陽寮集》可以相競。及取阮集觀之，乃閩人也，然其詩亦不及《田間》遠甚，而北人之集在其時，竟無可舉者。今觀是集，雖視《田間》多寡不同，要其峻冷孤峭，可以相視而笑矣。集本六卷，既散佚，此其殘稿也，然蕭寥無多之境，與所謂正相稱。君子論詩至明末諸家，其音哀以思比于亂矣，謂庶幾河間訓典之區，尚有詩在也，其必自此集乎！

乾隆四十一年秋八月，翰林院編修、四庫全書纂修官、年家後學，大興翁方綱序。

注：傅斯年圖書館藏嘉慶己未冬閱微草堂刻本。本文亦見《文集》石印本 3/5，題作〈花王閣贖稿序〉，惟乏作序年月。

甘泉山石字拓本跋

儀徵阮中丞於甘泉山寺得石，有文曰「中殿弟廿八」，又曰「弟百卅」，揚州郡守伊公拓以見示。中丞據舊志，有漢厲王冢。按廣陵厲王胥，武帝元狩六年封，宣帝時坐祝詛自殺，元帝初元二年復立胥子霸。此文稱「中殿弟廿八」、「弟百卅」，則是胥為王時自造宮殿，有此刻文，非冢中石也。漢刻最在前者，篆初變隸，有橫直，無波策，若東漢之初，永平六年《郗君開石門》刻字，亦是篆甫變隸，而古意不及此遠矣。此刻雖無歲月，當與五鳳二年石字竝為西漢古刻無疑。厲王自殺，國除在五鳳四年，則此應更在前，蓋當在昭、宣之間，視五鳳二年石為更古爾。

嘉慶十一年夏五月，北平翁方綱。

甘泉山石字歌，寄芸臺中丞、墨卿郡守。

五鳳二年石非甄，朱老誤作陶瓶傳。今茲維揚得古石，其文亦在變隸先。

弟廿弟百記中殿，漢厲王冢圖經沿。廣陵赤社競侈靡，都會傑構飛蕩翩。
 當時瑩礎磬千億，璧璫儂指琅玕駢。顯陽歌舞散煙霧，不及石字留頑堅。
 至今靈壇記禱雨，幾泓翠墨濡蝸涎。惟昔八分自二篆，篆變生隸方生圓。
 初具橫從匪波策，急就未續凡將篇。偶然記數極艸艸，一洗後代臨池妍。
 縮之若摹甲乙次，奚啻古器陰款然。多年廟壞今廡壁，中丞雅邁太守賢。
 中丞昔琢五鳳研，八軛精舍誰差肩。此石特為二公出，刻文更出五鳳前。
 歐陽不見兩漢字，王禕纔述古瓦編。林侗近託未央篆，此石地恰名甘泉。
 墨卿篆學過林安，拓寄細楷寸楮邊。邗上昔工煙月語，今也經詒富傳箋。
 此石此字可無憾，幽光未洩餘千年。五鳳舊本同臚軸，玉虹一氣來星躔。
 五月望後二日艸稿，方綱。

注：傅斯年圖書館藏拓本。此跋文亦見《文集》石印本 20/12，文字略有不同。〈甘泉山石字歌，寄芸臺中丞、墨卿郡守〉見《復初齋詩集》60/11，文字亦略有不同。

重摹漢石經殘字并識

右漢石經殘字，《尚書·般庚篇》廿八字、《論語·為政篇》六十字、〈堯曰篇〉廿七字，凡百十五字。又微露者十字、〈為政篇〉女字，則洪釋云闕，而此尚存者。原碑高一丈，廣四尺，今以漢尺度之，每字高廣一寸，以諸書所計碑石之數核之諸經字數，則所謂表裏隸書者，當得其實。而以今板本合其存闕之字計之，則每行字數有不同者，或未見之字，復有較版本增損者，不可以臆知矣。乾隆四十二年秋八月，錢塘黃易購得見眎，謹重摹勒于石。九月一日，文淵閣校理翰林編修大興翁方綱識。

石經雖一字，而隸非一手，洪氏已言之矣，然上石則不能辨也。摹書一過，始覺《尚書》、《論語》筆法不同，惟未谷可共論此理耳。己亥夏四月十三日，方綱識于小蓬萊閣。

魏經三字漢一字，後有深裏前盤洲。四明崑山闕弗錄，嗚呼豈論吾焉求。
 昨者共論夏竦撰，四聲古篆邯鄲收。中郎之題自誰誤，盤洲所記信有由。
 資州石本竟何在，蓬萊閣廢堆荒邱。古文篆隸互參檢，漆書科斗非謬悠。
 歸來覆展我新刻，想像筆法豐而遒。蔚宗何必誤書事，武庫等是森戈矛。
 水經公羊遞辨證，劉寬王曜相贈投。為君諦審不傳秘，昭回河漢經天流。

八分二篆孫溯祖，一毛片甲鳳與虬。嗟我讀經未通貫，焉有腕力能仰酬。
感君買絹已一載，深夜起坐追千秋。欲因是正自隸始，二徐兼訂王葛勾。
上窮書孔易之孟，下逮竹素吹簫儔。跋老似見會稽石，統圖果接江式不⁴⁹。
隸到中郎篆祭酒，正變萬古通之郵。以菡雅故正文字。那必編續洪與婁。
未谷屬摹漢石經殘字，作歌題後，北平翁方綱。

注：傅斯年圖書館藏拓本。後一段作歌題後，亦見《復初齋集外詩》13/4B，題作〈為桂未谷摹漢石經殘字題後〉。

跋漢熹平斷碑

北平翁方綱觀，男樹培侍。

注：傅斯年圖書館藏拓本。

跋漢尉氏令鄭季宣碑并陰

壬子三月三日，翁方綱按試過此，與秋盦摩挲是碑，穿左有直紋一線，知額是陽文也。

注：傅斯年圖書館藏拓本。

漢朱君長題名

此三字不著時代，然真漢隸也，以書勢自定時代耳。翁方綱。

注：傅斯年圖書館藏拓本。

跋雲麾將軍李秀殘碑

北海書李元秀碑舊拓，殘額一，橫一，圓礎二，又半礎一，凡五石三百四十七字。嘉慶乙丑夏，北平翁方綱手摹，毗陵胡遜校勒。

注：傅斯年圖書館藏拓本。

摹宋拓殘本跋〈雲麾將軍碑〉集字，撰作〈重建古墨齋記〉

嘉慶己未秋，大興翁方綱摹宋拓殘本，知宛平縣事武進胡遜重勒於古墨齋。

⁴⁹ 原注：未谷昨繪〈說文統系圖〉，許祭酒下次江式，終吾衍。

重建古墨齋記

黎瑤石〈古墨齋記〉云：「良鄉縣學有北海書雲麾將軍碑，雲麾名秀，幽州人，碑舊置官廡，不知何時校官裂為柱礎，好古者深惜之。近復脩學舍，更以新砥置而不用，推之瓦礫中，過者不睨也。友人邵生正魁（原注：按歐楨伯詩中稱邵儒，蓋粵人也）、董生鳳元（原注：吳匪庵記云董，閩人）往經其地，蹤跡之，則古礎存焉。以語宛平令李侯，侯喟然興歎，寓書良鄉，令輦致都下，構齋於寢室之右，納礎壁間，屬藩參王子世懋署曰古墨齋（原注：王敬美時由尚寶司丞出為江西布政司參議）。李侯暨歐子大任諸君歌以落之。侯名蔭，字于美，南陽人，工詩，善書法，歐博士集中嘗與李宛平唱和者也。」是記作於萬曆六年戊寅夏六月，黎民表，字惟敬，號瑤石，廣州從化人，時官內閣中書舍人。歐大任，字楨伯，南海人，時官國子監博士。是時又有盱眙李言恭、亳州朱宗吉，皆同賦雲麾將軍斷碑歌者也。按是碑，逸人太原郭卓然摹勒并題額。李秀，字元秀，卒於開元四年，葬范陽福祿鄉。劉侗《帝京景物略》云：「李蔭所得六礎，共存百八十餘字，碑首尚存『唐故雲』三字，其後少京北王惟儉攜其四礎之大梁，今僅存二礎，可辨者數十字而已。」昔董文敏嘗得宋拓殘本，是未作礎以前者，凡數百字，而董氏摹入《戲鴻堂帖》者，四十七行三百廿八字，以意綴集成句，訛失頗多，且不著是碑之名，觀者憾焉。予去年得於吳門，借摹董藏舊本，適武進蕙麓胡子知宛平事，政成務暇，雅稽古蹟，勒為二石，去其泐蝕者，文雖未全，恰與《戲鴻堂》行數相等，得三百六十有三字，以視昔日李侯所得六礎之字，乃倍過之。予為重書古墨齋扁，復李侯之舊觀，存北海之妙蹟，紀都門之掌故，資藝林之攷據，並撮述〈黎記〉大略，以備吳誤所未備云。嘉慶四年，歲在己未，秋八月朔，鴻臚寺卿大興翁方綱撰并書。

齋既落成，同人為賦〈重建古墨齋歌〉，又作〈八詠〉以美之。蓋齋西前有古藤雙椿，後有脩竹，故用劉侗《景物略》記李侯環植花竹之義，以附識焉。董藏此碑舊本，為之札訪者，武進趙味辛祕檢懷玉也，為之影鈎者，金匱錢梅、谿上金泳也，故用〈黎記〉邵、董二君之義，以附識焉。方綱又書。

注：傅斯年圖書館藏拓本。

跋魏衰州賈使君碑

是碑魏神龜二年四月立，非三國之魏也。北平翁方綱識。

注：傅斯年圖書館藏拓本。

跋孔子廟堂碑

廟堂碑陝本，宋已泐，而城武本至正間始出，未能據以攷唐刻也。謹以宋拓本補缺，凡三石二百三十六字，摹勒於曲阜學舍。乾隆癸丑春，提督山東學政大興翁方綱。

注：傅斯年圖書館藏拓本。

跋城武廟堂碑（城武本）

城武縣學虞書《廟堂碑》不著上石歲月，以歐陽《集古》及鮮于《困學》二家之言考之，知陝本泐於北宋時，而陝本泐處，此具有之，則非宋後刻也。又據元虞堪勝伯序云定陶河決得之，此序在至正二十六年，尤可證也。且行次位置與陝本不同，而「相王」間誤多「臣」字，亦可證原本「王」下當有「臣」字，是從唐本初摹無疑耳。是本足與陳本訂證者，凡三十二處，方綱嘗撰《考記》一卷，當合摹一石，為會稽內史印章增此掌錄也。乾隆壬子二月十三日，北平翁方綱識。

城武學有漢竹邑侯相張壽殘碑，是碑全文載洪氏《隸釋》，凡五百四十二字。張君卒於建寧元年五月，年八十，蓋世傳詩學者。凡漢隸皆無撰書人姓名，如《華岳》、《夏承》諸碑，間有目為蔡中郎書者，是碑則著錄諸家，從無此說，縣志以為蔡書者，非也。附識其略於此，方綱又書。

癸丑春，以宋拓補陝本二百卅六字，摹勒曲阜學舍，四月朔記城武廟堂碑後，方綱。

注：傅斯年圖書館藏拓本。

跋太上玄元皇帝道德經大唐開元神武皇帝注

蘇靈芝書《道德經》不著名氏，故著錄家皆未之及。嘉慶甲戌六月，知易州，歷城金洙屬大興翁方綱題記于石。

注：傅斯年圖書館藏拓本。

書唐人退之〈白鸚鵡賦〉釋文附勒于石⁵⁰

⁵⁰ 拓本目錄項附注有吳式芬云：「此書似出明人手，斷非唐、宋人筆，退之二字偶同爾。」據此，則退之與唐代韓愈無關。

白鸚鵡賦

若夫名依西域，族本今南海⁵¹，同朱喙之清音，變綠衣于素采，唯茲鳥之可貴，諒其嫩之斯在。爾其入玩于人，見珍奇質，狎蘭房之妖女，去桂林之雲日，易喬枝以羅袖，代危巢以瓊室。慕侶方遠，依人永畢，託言語而難通，顧形影而非匹。經過珠網，出入金鋪，單鳴無應，隻影長孤。偶白鸚于池測，對皓鶴于庭隅，愁混色而難辨，願知名而自呼。明心有識，懷思無極，芳樹絕想，雕梁撫翼，時嘵花而不言，每投人以方息。慧性孤稟，雅容非飾，含火德之明輝，被金方之正色。至如海燕呈瑞，有玉筐之可依，山雞學舞，向寶鏡而知歸，皆羽毛之偉麗，奉日月之光輝。豈憐茲鳥，地遠形微，色凌紈質，彩奪繒衣，深籠久閑，喬木長違，儻見借其羽翼，與遷鶯而共飛。退之。

乾隆三十六年秋七月五日，廣東督學使者、日講起居注官、翰林侍讀學士北平翁方綱敬書釋文，附勒于石。


注：傅斯年圖書館藏拓本。

跋金博州重修廟學記并碑陰

此額記字，碑陰作迺，於古篆頗合，雖云李篆，亦黨筆也。翁方綱。

注：傅斯年圖書館藏拓本。

跋拜石榜書

 辛卯中春，北平翁方綱篆題。

辛卯中春，方綱。

注：傅斯年圖書館藏拓本。

訪畏吾村大學士李文正墓記并題詩

畏吾村明大學士茶陵李文正公墓，久無知者，國子祭酒白山法式善既攷西涯舊址，因與知大興事郵縣郭立誠、知宛平事武進胡遜訪碑於此，問諸君人數，十年前尚有數塚，今存者西涯祖塚也，爰語寺僧，剔榛葺治，俾來者有攷焉。大清嘉慶三

⁵¹ 按：退之草書原作「族今南海」，翁氏正書寫成「族本今南海」，但「今」字書於右側，字稍小，以示有所區別，頗疑為改正退之訛字，若然，則當為「族本南海」矣。

年，歲在戊午，冬十月朔旦，內閣侍讀學士大興翁方綱記。

大興翁方綱

竹栽覓到郭西邨，野衲閒談古樹根。記詠成齊招世賞，重煩蕙麓約梧門。
松楸未必南湘指，桑梓誰同北地論。詩史評量吾豈敢？偶徵遊蹟續慈恩。

白山法式善

西涯宅廢水空存，又扣禪扉訪墓門。病衲斜陽翦榛莽，牧羊秋雨嚙松根。
僅留詩句傳湖海，不復蠶鹽計子孫。三百年來誰過問？暮鴉黃葉畏吾邨。

郭縣郭立誠

弔古偕來西郭門，驅車周覽畏吾村，斜陽老樹寒無影，春艸湘江綠有痕。
瓦釜記徒增慨歎，堯山堂不著評論。野僧指點荆榛裏，珍重當年抔土存。

武進胡遜

青史賢奸孰並論，茶陵心跡至今存。有身衛國甘朋比，無物承家到子孫。
榛莽尚知明相墓，薰蕕更傍魏公村⁵²。殘碑泐盡誰憑弔？挈伴低回落照痕。

注：傅斯年圖書館藏拓本。翁方綱詩，亦見《復初齋詩集》52/13，題作〈於畏吾村訪得李茶陵墓，與梧門、蕙麓勒石記之，和二君韻，題於碑陰〉，而法式善、郭立誠與胡遜三人詩，《復初齋詩集》未錄。

趙太守傳

予於己丑按試惠州，得長寧趙子希璜文而奇之。比予歸之六年，則希璜以副榜貢生應京兆試，持其尊甫袁州太守墓誌來，乞為傳。按誌載太守官於淮者二十四年，政績烜赫江左，歷四川順慶同知，而終於守袁州。予過西江，西江人猶言其在袁建唐李衛公祠事。初攝沛縣，水決石凌口，君晝夜立風雨中，督吏民築堤，民罹災者，不待牒覆，開倉賑之，曰：「沛距省數百里，待覆至則民轉溝壑矣。」其假分司假守淮安，攝海州、秦州、江寧、高郵諸邑，皆以賑務著聲。泰之北門，河水深廣，民病涉，君出俸錢造橋，州人稱趙公橋者也。江寧草生，冤者七人，君為開復之。前令袁不得於上官，將獲譴，君陰為解而不以告，其任難任勞多此類。以雍正十二年筮仕于淮，而乾隆二十八年以疾歸里，又二年卒。有男五人，孫十七人，

⁵² 原注：土人有呼魏公邨者。

享年七十有四，可謂勤民而食其報者已。予既為表于墓道之石，希璜復以傳為請，為掇其略，書之史官。翁方綱曰：凡觀仕宦者，必履其治，交其鄉人，予嘗見淮揚間人稱述君政事不置口，而君有子篤學能文，克光顯無疑也。以此驗其志行，益信。

注：傅斯年圖書館藏拓本。

觀濟寧學宮諸碑題記

乾隆五十五年三月十有七日，北平翁方綱來觀濟寧學宮諸碑并曹仲經、張力臣手題，與秋盦、鐵橋考論金石，賦詩而去。

注：傅斯年圖書館藏拓本。

跋說文統系第一圖

右揚州羅聘兩峰為曲阜桂馥未谷作說文統系之圖。北平翁方綱題記。

注：傅斯年圖書館藏拓本。

臨趙松雪書佛經

余患左身麻木不仁之症，足不出戶，除考證金石之外，從事于佛教，適案頭藏趙子昂書佛經冊，心能轉腕，手能轉筆，書字便如人意，古人工書無他異，但能用筆耳。了無俗氣，平原塵土中，但開此書，如臨深登高，脫去鞿俗，魚鳥皆得人意妙處。乾隆癸卯二月十九日，書於白門清涼禪寺，蘇齋翁方綱書。

注：臺北謝鴻軒先生家藏。

西來閣下丁香樹記

白紙坊崇效寺西來閣下丁香一株，幹如古藤，相傳康熙初王漁洋、朱竹垞二先生來遊寺中所植也，今百有餘年矣。嘉慶丙子夏四月十三日，實脩上人屬為之記。是日偕宛平查淳及其子林、新城陳用光、魯垂紳、房山丁孝澤、長樂梁章鉅、獻縣戈寶樹、侯官李彥章，同賦詩識之。八十四老人大興翁方綱并書。

注：傅斯年圖書館藏拓本。

跋鐘鼎款識

《款識》一冊，卅葉，凡六十二種，其弟廿三葉夏壺以下，有宋人青牋紙書

「鐘鼎款識」之題目，故其冊前亦以此四字篆首也。薛尚功《鐘鼎款式法帖》廿卷，名與此同，而薛所集是摹本，此則皆就原器拓得者，何啻親對齊桓柏寢之陳矣！此冊昔嘗與宋拓武梁祠冊同在馬衍齋處，前人屢有題記。今武梁祠冊歸黃秋盦，而此冊歸之吳門陸氏松下清齋，予前歲於滄上訪武梁祠闕，得借觀其冊，今復得借此冊，摩挲二旬之久，古器精靈，森然來會，信乎有墨緣邪！嘉慶六年，歲在辛酉，春二月廿有四日，北平翁方綱書於石墨書樓之後軒。

黃秋盦屢為予言此冊之妙，今始得借觀於蘇齋之後軒，每晨起展翫數四，與日在吾齋何異？辛酉春二月廿二日，翁方綱記，男樹培、樹崐侍。

注：《金石叢刊》初編，頁 307、308。此二段跋文，亦見《集錄》，頁 457，惟文字略有不同。

致謝啓昆

愚以六月辦竣試旋省，至七月春錄遺才甫竣，即為濟南城北湖上新建之鐵尚書祠作碑，以寸外楷書書之，因乘其筆勢，為尊公寫此文，頗用〈化度碑〉意。八月七日寫就，正欲托熊道臺覓便奉寄，而尊使適來，誠墨緣也。愚六十賤辰，已諄屬兒子，在京不可唱戲，不可請客，蓋自問實不應作生日也。而賢遠侔貺惠，何以克安？惟是鄙見不可不以相告者，此時寸心所結，惟思讀書耳。諸經讀法，皆已熟悉於中，但不得靜功耳。南城門人王實齋在此相助，校出《經義考補正》諸條，已成一十二卷，今以印樣奉寄。實齋因此竟不應鄉試，其精勤可感也。實齋復日夜勸我急成考訂三《禮》、三《傳》之書，愚拈笑而不能應者，非偷安也，此事綱目閱深，非一昕夕可成帙耳。又況拙詩已編至四十四卷，尚須刪改，而金石諸考，亦皆須次第收拾，然且日日為人題跋卷軸，應酬分心，毫無益於實得。又且嗜好搜羅碑刻，坐廢光陰，每日必有公私酬接，無益耗神之務，清夜捫心，汗出浹背。聞譽日滋，而箴規益少，韓子所謂其不為君子而必於小人之歸也，昭昭矣。吾賢試為我計之，當如何？當如何？《西魏書》非不欲作序，非不能做序，但非愚此時所專心討究者，則雖作序，當不精，作序而不精，則不足以發明其書，此一不作無益之一端也。方今長於史學，東南唯一錢辛楣耳。在吾賢以館下後進，官江浦之近，自不便致札求之，而是代名求序，何不可也？今作札一通，並求覓便致之。至於籌借三冊，自應作序，然此事商量之不易，愚正在此斤斤持擇於漁洋先生《七古平仄》之所以然，雖有區區之見，尚未敢直付刊也。今將所作〈精華錄序〉、〈平仄論序〉

二篇先寄閱之，而尊稿數種，其大致卷次，已錄其略，俟暇時可作序寄去，不須急急耳。

注：影 10/2713。此信《年譜》，頁 303 亦引錄，但未能確定受信人身份，故云「八月，有致友人札」。今按：此信內容有「《西魏書》非不欲作序，非不能做序，但非愚此時所專心討究者，則雖作序，當不精，作序而不精，則不足以發明其書」云云，是知翁氏明白告訴無法為其作序理由，接著說「方今長於史學，東南唯一錢辛楣耳。在吾賢以館下後進，官江浦之近，自不便致札求之，而是代名求序，何不可也？今作札一通，並求覓便致之」，則錢大昕為《西魏書》作序，翁氏力薦以成也。今《集錄》，頁 590 致謝啟昆手札有「《西魏書》得錢、姚二序足矣」之語⁵³，則此信之受信人可以確定為謝啟昆。

致謝啟昆

《西魏書》得錢詹事、姚郎中二序足矣。今既刻敘錄，惟全書未出者，蓋中間尚有待於取材精覈耳。或就其實可傳言者，先刻數卷，徐徐葺工可也。愚意永熙、大統以後，直至唐初，七、八十年之間，梁、陳碑禁未弛，而北朝石刻最夥，即如《常醜奴志》，愚嘗見石本，其孝明之稱究未能以遽斷也。至若一碑中，因其子孫溯其祖父官闕時地，頗有足資考據者，若得二三楷書手，且就王侍郎昶、錢詹事二家及愚齋中蓄拓本殘字，一一錄出以供訂證，豈直如裴松之注《三國》、吳任臣注《十國》之附採而已！心力稍暇，再致書來商之。餘不悉。翁方綱頓首。

注：此札致謝啟昆，見乾隆乙卯樹經堂藏板《西魏書》，亦見《集錄》，頁 590，惟文字稍有不同耳。如「《西魏書》得錢詹事、姚郎中二序足矣」句，《集錄》作「《西魏書》得錢、姚二序足矣」，又「且就王侍郎昶、錢詹事二家及愚齋

⁵³ 《集錄》，頁 590 致謝啟昆手札原有「《西魏書》得錢、姬二序足矣」之語，「姬」為「姚」之誤，今乾隆乙卯樹經堂藏板《西魏書》有乾隆壬子（五十七年）十一月錢大昕序、乾隆五十六年七月姚鼐序。

中蓄拓本殘字，一一錄出以供訂證」句，《集錄》作「且就愚齋并錢詹事齋所蓄拓本殘字件繫錄出」，二者所以不同，《集錄》文字引自稿本《復初齋文集》，係翁方綱原始草稿，而乾隆乙卯樹經堂藏板《西魏書》文字，應是翁氏謄寫之定稿文字。

論杜詩「前輩飛騰入」句示饒州諸同學

「前輩」謂建安、黃初也，「餘波」則及於徐、庾矣。「後賢兼舊制」，乃綜括而言之，所謂關西鄴下既已罕同，河外江南頗為異法者也，故曰「懷江左」，而「病鄴中」又抽出言之也。「入」字即承上句「漢道盛於斯」言之也，其曰「飛騰」者，盡古今文章風會之大端矣，文之制勝，未有不以深心毅力入者，史遷首述五帝德，而曰「好學深思，心知其意」，故馬史之文，精銳過於班史，而班以雍容整肅承之，有韓、柳之崛奇，關唐、宋文家之涂軌，而後歐、曾有以繼之，此天地造化之自然，陰陽翕闔垂承之勢也。然則繼之者將如何？將繼以綺麗乎？固不甘以餘波自處也，是則飛騰一入，而難為也。繼之奈何？曰以厚而已矣。天地之精華，萬物之發洩，其可以悠久而不變者，惟深厚足以永之，所以勸人多讀書以植其根柢，則前人之所謂「飛騰」者，至此皆歸於切實矣。前人之所謂「入」者，至此彌探於精微矣，顧非口耳記誦之功所能冒也，其必上下貫徹深探而力體焉，凡事以精銳而入者，必以堅重而成，故春發生而秋肅斂，所以貫四時而成萬寶也。此藝文流別、詞場祖述之大略也。

注：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稿本《杜詩附記》八／8 浮貼夾簽。

與即墨張肖蘇孝廉論杜〈偶題〉詩

杜公〈偶題〉一注，自來無善會者。或謂前半論文，後半述懷，或者甚至謂前後渺不相涉，皆由將「緣情慰漂蕩」以下，另作一截看耳，不但後半別生枝節，即前半亦成鈍滯，所謂死於句下者也。「文章千古事」二句，乃一篇之總攝，其曰「騷人」、曰「漢道」、曰「歷代」、曰「江左」、曰「鄴中」，於詞場祖述、藝文流別之故，有意其推本之矣，豈知今乃用以「慰漂蕩」、「賦別離」耶？卒之分詩興於稼穡而已，學士宜於紫荊而已，并佳句之不敢期矣，而更何舊制清規之云乎哉？曠望今古，可為拊膺慨息者也。然念自弱歲以來，實嘗役心力于茲，雖不敢翊

吾家之堂構，雖不敢擬前輩之飛騰（此即「駱驥」、「車輪」注腳），然於儒家經術，師法相承，貫穿上下數千百年之間，問津討源，中流砥柱，舍我其誰也，故雖所如不偶，身名抑塞至於如此，而此中甘辛丹素之所以然，自問生平無多讓焉。「庾信文章」六絕句題曰〈戲為〉，蓋散見之詞也，「文章千古」一篇題曰〈偶題〉，則總契之旨也，此一篇乃一部杜詩之大序也。

注：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稿本《杜詩附記》八／8 浮貼夾簽。

爲雩都劉廣文說杜〈題桃樹〉詩

因一室而推之天下，因一樹而推及萬物，聖賢胞與之懷、稷禹經綸之量也。

非為此桃樹作也，拈此一物以慨時事耳，故題曰〈題桃樹〉。中四句皆指往日言之，「舊」字、「非」字正相呼吸，「正」字總收，「亦從遮」即指上句「不斜」之注腳。

作詩之日，乃寡妻群盜之日也，迴憶小徑不斜、五桃遮門之日，乃天下車書一家之日，非今作詩之寡妻群盜日也。

蓋少陵所居之室，門內有桃樹五株焉。其從前承平無事時，原不禁人之摘實而食也，是以一入其門，直見五桃當逕，桃樹之外，則宅門也，桃樹之內，則堂室也，並未嘗於門之內、桃之外，別營一斜曲掩護之垣扉籬棘也。至是當天寶亂後，人自為計，家自為謀，於是乎家人遂生防人摘食之計，為之籬垣以掩蔽之，因此而入門之逕，遂不得不遷就斜曲，以升於堂矣。少陵不覺觀今懷昔，而慨然曰：此小逕升堂之斜曲者，何為也哉？為此桃樹故耳。其實舊日直入門、直升堂，並不如此之斜也，不過一入門，即見五株桃樹遮其堂室，而亦不妨聽其遮也。秋則食實，春又開花，不特人我同此食實看花之境，抑且鳥雀共此飛翔栖止之所，萬物一體，即一居室，而胞與無私之景象，藹然在目也，於是慨然遠想，曰此正天下一家之日也，非今作詩時，寡妻群盜之日也，就此一物之植，而俯仰今昔之感，所該者非一事矣。

注：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稿本《杜詩附記》六／12 浮貼夾簽，亦見《文集》石印本卷十一。

後記：撰寫此文，意外於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發現翁方綱稿本《杜詩附記》，欣喜非常，不禁手舞之、足蹈之，將此訊息告知張錦郎先生，蒙張先生提示，始悉喬衍

瑄先生早在三十餘年前（民國 59 年 11 月 14 日《國語日報副刊·書和人》第 148 期）即有鴻文〈臺灣師範大學的藏書〉，披露稿本《杜詩附記》為鎮館三寶之一云。如今悠悠歲月逝去，竟不自知徵引喬公紹介書籍以為七秩晉五壽賀，天下乃有奇緣湊巧若此者，亦一殊勝快事也！

此為三年前舊作，時余適在文哲所從事博士後研究工作，所內完善之圖書借閱服務，同仁互相砥礪黽勉之學術氛圍，猶令人感念不已！傅斯年圖書館提供珍貴收藏資料，臺灣師範大學館員周寶梅女士熱心借調稿本，促成本文順利完成，他們支援學術敬業態度，不敢忘卻，藉此特拈出表彰之，並抒鄙人謝悃之忱。

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陳鴻森先生夙有清人年譜之作多種，考證精覈細密，發潛德幽光，望重士林，年前發表〈《翁方綱年譜》補正〉長文（見 2004 年 9 月中央研究院《中國文哲研究集刊》第 25 期，頁 287-346），其投注心力與嚴謹學風，足為式法，讀者宜取參閱。

2003 年 4 月 23 日初稿

2004 年 5 月 12 日修訂於文哲所 502 研究室

2006 年 3 月 9 日校稿於川大望江校區華西新村